

熱鬧過後

7A 蔡嘉業

「安歌，安歌，安歌……」演唱會雖已完結，但觀眾們仍一窩蜂擁到台前高呼安歌。台前黑壓壓的佈滿了一堆人，梁歡也夾雜在其中。雖然他並不太欣賞這歌手的歌藝，但既然來了，多耗一會也是好的。「安歌」聲愈加激烈，不少人都用雙手掩著雙耳，可是台上除了收拾樂器的工作人員，再也不見有人走出。「再叫嚷也是無用」，觀眾們開始明白這道理，又一窩蜂地擠出會場。場地依舊，但熱鬧過後，剩下的只是無盡的寂靜。

今天是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，梁歡手上的日誌上十月十一日一欄只有「放假」二字。口袋中仍放著上司贈送的兩張演唱會門票，當中有一張仍然完好無缺。身旁的人興高采烈的談論著剛才的精彩表演，但梁歡的嘴巴卻始終沒有動過，眼睛無力地看著前方，一直向前走著，看見路就向前走，視線亦沒有改變過，彷彿已沒有任何東西可吸引他的注意。

人群漸漸散去，他們的笑臉卻一次又一次的略過梁歡的瞳孔。對他人來說，熱鬧過後也許只是另一場熱鬧的開始。人群充斥在路旁一間間餐廳，偶爾有人注意到獨自一人走著的梁歡，但就如遊覽動物園的人看到角落那年老力衰的雄獅，只匆匆一瞥，然後便將目光轉移到其他更美麗、更威猛的動物身上。梁歡的肚子空空如也，但他卻不想走進那充斥著歡聲笑語的餐廳，他不想惹來別人奇怪的目光。

夜，黑夜，黑得能將一切事物淹沒。梁歡繼續在黑夜中走著、走著。他也不知道該到哪裡去。回家？一個只有自己的家，還可稱得上家嗎？回一個只有自己一人的家又有何意義？人生也許就是這樣矛盾，渴望回家的人沒有家，不渴望回家的人卻有著關心自己的家人徹夜未眠地等著他回來。熱鬧，也許不屬於梁歡，只有寂寞才會如影不離地伴隨他。

梁歡走進一間便利店，拿著幾瓶酒走出來，繼續漫無目的地走著。梁歡知道酒不能解除寂寞，明天早上一覺醒來更會頭痛欲裂，但，人寂寞時往往最需要的是一醉不起、不省人事，只有喝酒才能讓人忘記寂寞。梁歡走進一個公園，坐下將酒慢慢地灌進喉嚨。旁邊長椅上有個男子在噴著煙圈。梁歡與男子互望了一眼，梁歡遞上一瓶酒，他也遞上一根煙。二人什麼也沒說，既然相遇，又何必執著於對方的事情。二人所需要的，只是一刻的忘憂，忘掉熱鬧過後，寂寞所帶來的煩憂……